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张 剑/著

别一种眼光看佩弦

Reading Peixian and His Works My Perspec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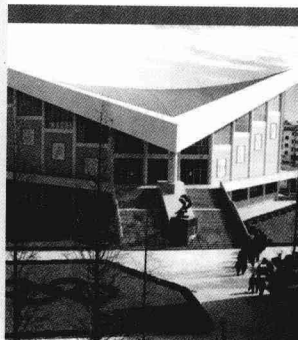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别一种眼光看佩弦

Reading Peixian and His Works My Perspective

张 剑/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一种眼光看佩弦/张剑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4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674-9

I. 别… II. 张… III. 朱自清(1898~1948)—文学研究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348 号

别一种眼光看佩弦

著 者: 张 剑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曹美娜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 田旭红 余 霞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咨询), 670782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数: 215 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674-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张剑和毕飞宇、葛红兵一样，才华横溢，个性张扬，都是我引以为豪的学生。作为青年学者，他读书时代就以创作诗歌和散文见长，工作后更擅长以诗性的思维进行文学研究和教学。我一直认为像他这样的品格和个性非常适合研究佩弦这位以诗性散文著称的散文大家。他的悟性很高，不但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而且有较强的理论思辨力，书稿一出，便在同类研究中独辟蹊径，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为认识研究佩弦这个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才情独具的作家提供了崭新的富有启示性的视角，也为全面解读佩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构架。现在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即将结集付梓，作为师长，我非常高兴。他请我为此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我当然义不容辞，只是由于事务繁忙，琐事缠身，总找不到握笔的时间，心情也总是难以平静下来，但现在出版社急需，迫在眉睫，万难拖延，只能随便写下一点观感。

佩弦的文学活动从“五四”到40年代末约30年。他是诗人也是散文家，是学者也是文学教授，影响很大。他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和全新的审美特征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树立了“白话美术文的典范”。郁达夫说过：“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作为学者，他在研究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等方面都成绩斐然，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作为斗士，其铮铮铁骨，光照后人，毛泽东曾赞扬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可以说在佩弦的身上真正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完美统一，佩弦研究也自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兴奋点。

张剑一直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佩弦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他博览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涉猎诸多文学批评理论，具备了佩弦研究



的学科优势和知识背景。他厚积薄发，十多年来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朱自清研究的专题论文。此专著既是他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将已有的研究发现体系化。书中既有对佩弦单个作品的研究，也有对佩弦整体创作的宏观把握；既涉及对佩弦创作艺术手法、美学意蕴的发现，也认真耙梳了佩弦的文学思想、学术观点；既有深入到作家内心精神世界的研究，也广泛涉猎到学者对佩弦的多角度解读，试图给广大读者再现一个真实、平凡、爱恨交杂、血肉丰满，同时又是学者、斗士、狂狷分明的佩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他既运用了传统评论研究方法，也穿插了艺术鉴赏手段，有些篇章则几种手法并用，互为发明，相得益彰。他不仅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而且注意发挥细致入微的审美感受，还努力从文化学角度观照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视角；尽管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都力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创新的意思。他对佩弦的研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的视角，别样的眼光，以及别开生面的阐述，使这部著作具备了自己的特色，从中可以了解作者的治学方法和对于佩弦研究的新观点。

研究是耗费心血的，寂寞是令人难耐的。张剑孜孜以求，苦心砺剑，一路汗血，一路笔耕。祝愿他佩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开出别样的花，结出别样的果，奉献给读者别样的滋味。

徐金城

2009年10月21日



序 二

真悟佩弦

1992年读大三时，学校安排我们到扬州中学见习，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星期，我们却在紧张的听课评课之余，领略了扬州中学校园的幽深和静谧，那高大的悬铃木，长满青苔的红砖绿瓦，还有高高的树人堂，以及树人堂前开满鲜花的彩色花圃和花圃中默默无语形影相吊的一尊青铜塑像。那是一位个子矮小，颧骨有些凸出的穿着长衫的老人形象，无论你怎么想象，也不可能把他与写过《春》、《背影》、《荷塘月色》与《绿》等著名美文作品的现代散文作家朱自清（字佩弦）联系起来。在我的想像里，佩弦有着俊朗魁梧的外表、秀美恬静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不知疲倦的执著热爱。

当我感到自己的美好想象几乎被这尊塑像击打得粉碎时，便开始关注起这位自称“生于兮，长于兮，歌哭于兮”的扬州籍的作家了。佩弦活在人间虽然只有五十个年头（1898~1948），然而，这五十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五十年。他目睹了封建制度的彻底灭亡，亲历了白话代替文言的深刻的文学变革，完成了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成长成就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文学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烙上了自己“深深的脚印”，如一片“红云”，绚丽地点缀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坛的“太宇星空”。

佩弦的性格沉静柔和、儒雅敦厚，如《背影》中那个面对父亲的背影四次流泪的儿子；《悼亡妇》中那个深怀愧疚充满挚爱的丈夫；《儿女》中那个充满自责和爱、努力培养孩子“胸襟与眼光”的父亲等等。

当然，佩弦性格中更有矛盾与守旧的一面，这从他的工作、生活和为人等多方面都可见一斑。比如在对待扬州的问题上，他采取的几乎是“回避”甚至“逃避”的态度。1921年夏天，佩弦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故乡扬州受聘扬州省立第八中学（今天的扬州中学）教务主任，但仅仅坚持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离开八中而到上海吴淞公学去了，据史料说，是由于和校长意见不和，再加上和学生的关系不是很融洽等。如果说离开故乡到外面去求发



展，倒也无可厚非，因为，佩弦的“清华之旅”确实成就了他作为学者和作家在现代文坛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但他在几十年的“人生苦旅”中，一次次地拒绝自己的扬州籍贯，每逢在表格上填写籍贯一栏时，总是不填一生中交付了十三年少年时光的“扬州”而填只去过两次而且每次只住了一天的“绍兴”，到底为何？他在1946年写成的文章《我是扬州人》中，终于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承认自己是扬州人，当然，这种“承认”也只是因为自己已经到了“需要有一个故乡”的年纪。

佩弦的内心世界是充满了矛盾感的，一方面他怨恨扬州，怨恨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以及扬州正走着的“下坡路”；但另一方面，他又割舍不下扬州，割舍不下记忆中对扬州风景和小吃的美好记忆和感觉。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儿女们都已经把扬州当成他们的故乡了，那里有朱家的祖坟，有曾经居住过的三四处房子，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扬州呢？

回避扬州而又直面扬州，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侧面的佩弦，他在个人感情的处理上也是如此。他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完全顺从父母包办，跟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武钟谦结婚，一起生活了十三个年头，武钟谦不幸患肺病而死；第二次是与陈竹隐女士结婚，这是一桩完全的新式婚姻，虽然也是经别人介绍，但基本是自由恋爱，而且佩弦追求得似乎也很疯狂，这在他的日记以及他写给陈竹隐的信里可以知道。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在前后两次婚姻中，佩弦为什么判若两人，表现出两种几乎是大相径庭的态度呢？

其实，这还是佩弦的性格使然。佩弦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而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是儒家的仁义和忠孝。佩弦大量的散文作品中，又多表现家庭和个人生活。因此可以说，佩弦是很在乎“家”这个“实体”的，忠孝的因子早已在他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因此在他十几岁少年的心里，只知道忠诚于父母之命，一味听从他们的安排，没有任何反抗，赢得的是一个传统的婚姻。而当他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之后，身上便滋生出了反抗的基因，暗暗地和自己守旧的一面“拔河”。所以，一旦可以由自己作出感情的抉择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了“爱的河流”。只不过，这种反抗常常来得很迟很迟。

正是这种矛盾的、缺少激烈反抗的性格，使得佩弦一生的道路走得曲曲折折、不很磊落，一直在歧路中彷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在寻找道路时的“苦闷和哀愁”。是血的事实让他警醒、觉悟，从而坚定



自己的选择。“宁可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成为他精神境界中辉煌的顶点，终于完成了由“狷者”而“斗士”的角色转变。

曾几何时，我的心头矗立起一尊不老的塑像，静静地站立，默默地思索，直到永远永远。

作 者

（该文发表于2004年4月5日的《扬州大学报》）



CONTENTS 目 录

“20 世纪不朽的青铜”

——佩弦留给后世的思考 / 1

“要怎样写便怎样写”

——佩弦散文比喻的“女性”色彩 / 12

“意在表现自我”

——佩弦的表现自我 / 16

“少有的君子人”

——佩弦散文的儒家思想特质 / 24

“入世的实际的刹那主义”

——佩弦“刹那主义”的人生观解读 / 33

“靠得住的只是现在”

——佩弦刹那主义的历史观解读 / 38



“研究那些存在的道理”

——佩弦“刹那主义”的文学观解读 / 44

“最完美的人格”

——佩弦的人生观与散文创作 / 48

“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佩弦的新诗创作 / 55

“运用散文笔调写小说”

——佩弦的小说创作 / 61

“低徊留恋而不忍去”

——佩弦的欧游杂记 / 69

“可资借鉴的范例”

——佩弦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 79

“一切为了提高中学生的写作能力”

——佩弦的写作教学 / 89

“给学生认真而亲切的服务”

——作为语文教育家的佩弦 / 94



“头涔涔而泪潸潸”

——佩弦《匆匆》的抒情特色 / 105

“现代美术文的典范”

——解读《荷塘月色》的几个角度 / 108

“文章之美要算他了”

——佩弦的“散文大家”问题探讨 / 132

“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

——佩弦散文研究述评 / 141

“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

——佩弦的文艺思想 / 151

“再造活泼有情味的人生”

——佩弦婚姻观透视 / 162

“我是扬州人”

——佩弦的“扬州情结” / 166

“灵魂在天际相会”

——邂逅佩弦 / 172

后 记 / 176



“20 世纪不朽的青铜”

——佩弦留给后世的思考

朱自清先生的名字
连同苦难与光荣
连同睿智与坚强
连同美德的馨香
连同师表的尊严
一起熔铸成
20 世纪不朽的青铜^①

蓦然回首，佩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了。六十年，他没有看到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然而，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一辈又一辈后来者没有忘记他。他留下的创作与研究文字近四百万言，他的堪称“白话美术文的典范”的文学作品被一版再版，《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佳作被一再传诵。特别是随着佩弦三卷本的日记、书信集出版问世，人们更加真切地认识了佩弦，认识了佩弦“最完美的人格”^②。

第一，佩弦给了亲人、朋友、学生、人民最真挚的爱。

佩弦是个至情之人，对亲人如是，对朋友如是，对晚辈、对青年、对普通民众，尤其如是。他把最真挚的爱，最无私地奉献给了别人。

和佩弦相处最近、情感最深的人，首先数其结发妻子武钟谦。虽然大字不识几个的武钟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供后人解读她对佩弦的感情，但是我们通过阅读佩弦纪念她的文章《给亡妇》，便可窥见一斑。佩弦说：“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

^① 冯亦同，《朱自清之歌》。

^② 李广田语。



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

武钟谦对佩弦的感情，不是用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她与佩弦一起生活了不到十三个年头，生育了六个儿女（六儿早夭），过的是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大包大揽了全部家庭事务和哺育孩子的工作，却始终毫无一句怨言。这不只反映了武钟谦作为传统家庭妇女所具有的美德，也说明佩弦待她以平等地位，以真诚和关爱。

在佩弦至亲的亲人中，第二便可算是陈竹隐。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七个年头，一起抚养了八个孩子。在夫人陈竹隐的眼里：“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她甘愿冲破世俗偏见，在二十四岁青春妙龄成为佩弦五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她坚信，“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①

正是这种“喜欢”和“敬佩”，支撑着陈竹隐在佩弦死后继续操持着这个大家庭，努力培养着四双儿女，给他们以“宽阔的胸襟和眼光”，同时也坚守着自佩弦而传下来的那份清贫自守和清芬正气，直到1990年以86岁的高龄离开人世。

在几个儿女的记忆里，父亲佩弦则是一个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人。闰生认为父亲“对我们非常爱护、关心”。乔森认为“父亲一贯对人对事非常认真”。采芷认为“我心中的爸爸，是严格、开明、公平、正义的合成，是唯理是从的人”。思俞认为“父亲在生前对孩子们的成长是较为关心的”。冷梅以为“我只知道爸爸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家，也是一位正直无私的人”。蓉隽则认为“父亲是个既亲切又很严格的人”。

在兄弟们的眼里，大哥佩弦代表了正直和爱。在物华的记忆里，“我想，古书上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两句话用来描绘大哥，是再恰当没有了。”国华则以为，“在自清大哥短暂的生命中，充满了爱的阳光——对学生、对友人、对师长、对人民、对祖国。始终不渝的赤子之爱，铸就了他的高

^① 陈竹隐，《追忆朱自清》，《朱自清》，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10月版。



尚人格和不朽文章，谱写了他生命的华章。”

佩弦待朋友极其诚恳，分别时深切的相思，会面时亲密的话语，和他做朋友的几乎没有不爱他的。佩弦逝世后的第三天，天津有位中学国文教师给佩弦的同事写信说，“其初，传说朱先生去世了，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在最近离平之前还看见朱先生，而且还听了先生很多勉励的话；及至跑到外边，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有一个并且惊叹着对我说：‘老师，作《背影》的朱先生死了！’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而且，看了小孩子们这种仓惶悲戚的神情，自己竟无言地落下泪来。”

同事吴晗在《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说：“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你的笑貌了，再也读不到你随时在提高随时在前进的新著作了，在朋辈里失去了最崇敬的先进，在青年群里失去了最被热爱的先生，在文化界失去了一个擎旗的大将，在民主运动里失去了一个谨严细密的学者。”

好友李广田在《最完整的人生——悼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你越同他交情深，你就越感到他的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你总感觉到他在处处为你打算，有很多事，仿佛你自己还没有想到，他却早已在替你安排好了。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和谦恭里面。”

佩弦待学生更如己出。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与学生很亲近，一块儿谈谈话、玩玩儿是常事。后来教大学学生，更把学生当朋友。余冠英是其扬州同乡兼学生，只因两人父亲是好友，佩弦就以平辈待冠英，和冠英一起讨论写作，谈论时事，让冠英第一个读他新创作的诗词作品，甚至还在 1930 年清华年刊里用文言给冠英写了小传。

第二，佩弦给了教学、研究、创作最虔诚的热情。

人们概括佩弦一生就是一个教师、学者和斗士。他从 22 岁离开北大到 50 岁离开人世，28 年的美好光阴和虔诚的热情都留在了三尺讲台上，在守候莘莘学子的岁月中从事着研究和创作。

佩弦的学生、知名学者王瑶曾回忆：上佩弦所授的“文辞研究”一课，因为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内容比较干枯一点，班上只有他一人听课，但佩弦仍然如平常一样的讲授，不但不缺课，而且还照样的作报告和考试。佩弦因为生活清苦，在五华中学兼教一个班的国文，他的住所离学校很远，但从来都没有因为风雨或事故而延误。有一次因为联大临时开会不能分



身，在昆明又没有电话或工友可以利用，他一早就老远地亲自赶到中学去请假，然后再赶回去开会。他到后来胃病经常发作，吃一点东西都要吐，为了不影响上课，他就坚持不吃东西去上课。结果在班上大吐，由学生搀扶送回家。

佩弦至交之一的叶圣陶先生曾回忆说：“他（佩弦）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①

这与佩弦严重的“不自信”有关。佩弦自己剖析说过，大学读的是哲学系，后来却担任了清华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实在力不从心。1931年12月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1932年1月11日的日记里同样写道：“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到这种事了。”后来乃至梦到自己因课上得不好，而被学生追打至躲进厕所才罢休。

所以，佩弦经常为自己开出阅读书目和研究任务，强迫自己坚持学习和研究。比如在欧洲游学的一年中，在学习十分紧张的同时，给自己开出的阅读书目达27种之多。在研究方面，他要求自己不断有新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每隔两三年甚至每年都要有新开设的课程。他初到清华时讲授李杜诗歌和国文基础课，1929年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两门崭新的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课程表上，很显得突出而新鲜，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②以后又陆续开设了“古今诗选”、“陶诗”、“李贺诗”、“中国文学批评”、“宋诗”、“文辞研究”、“谢灵运诗”等许多新课程。

为了教好中国古典诗词，佩弦觉得自己就应该能写好旧体诗词。作为了解、研究古代诗词的一种方法，他从逐句换字的模拟开始，逐渐在这方面获得了很深的功力和造诣，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佩弦写了许多朴质清新、自成一格的旧体诗。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完成了古典诗歌研究标志性著作《诗言志辨》，近乎用考据的方法，对我国古典诗歌批评理论的源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诗言志”、“赋”、“比”、“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中国歌谣》，则是“五四”以来研究我国民间文学较早的一部专著，一问世，即

^① 叶圣陶，《朱佩弦先生》，《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 浦江清，《〈朱自清文集〉题跋》。



受到人们的好评。

同时，佩弦将多年来研究我国古代典籍的心得加以综合整理，写出了《经典常谈》一书，比较系统地概括和介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为广大青年和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路径和便利。

佩弦还跟至友叶圣陶合作，将他们多年从事中国语文教学的经验加以整理，写成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等三本书。1941 年以后，佩弦重新研究新诗，并于 1944 年写成《新诗杂话》一书。

佩弦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孜孜以求。他不仅参加了五四运动，也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文学革命。佩弦以新诗开始了他的文学之旅。他的新诗，无论是白话诗、散文诗，还是短诗、长诗，都喊出了时代的声音，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拓荒者和创业者之一，他和刘延陵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月刊。他写了文学史上第一首 246 行的长诗《毁灭》，在诗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又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为之撰写了导言，第一次对新诗创作做了历史性总结。

佩弦的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成为“五四”以来优秀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写白话文，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明白。二是将散文分为广义的、狭义的和最狭义的三种，这是他对散文创作的基本总结。

佩弦对散文的二分法，是他一种精辟的见解。小品文、杂文似应属于最狭义的，他的早期散文则属于这一种。那时他写得最多的是叙事、抒情散文。大家熟知的《背影》、《荷塘月色》、《温州的踪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春》等，都是以写景抒情见长的名篇。他的语言风格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精雕细刻，准确具体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在朴素自然上下功夫，重视自然真实的美，不过分运用华丽的词藻。所以，佩弦的许多散文，都让人觉得非常之美，有的更被时人评为“白话美术文的典范”。后来由于形势所需，或者说斗争所需，佩弦自觉拓宽了叙事、抒情散文的写作领域，写了不少杂记，如《执政府大屠杀记》、《动乱时代》、《回来杂记》等等，这些也许是称为狭义的散文。抗战期间，朱自清的散文更发展到说理的风格，为了抗战胜利，写了不少富有哲理和时代气息的散文，如《论轰炸》、《论自己》、《论别人》、《论诚意》、《论书生的酸气》、《论做作》等；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更写了《论气节》、《论严肃》、《论吃饭》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这场民主运动。综观佩弦的散文，从早期的清秀隽永到中期的质朴



腴厚，再到后期的激进深邃，无不显示独特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息相通，也无不折射着佩弦孜孜以求和虔诚的热情。

第三，佩弦给了自己最苦、最累、最质朴、最坚强的人生担负。

你终于倒下了
永远地倒下了
由于穷
由于病
由于这个国度
对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轻视和虐待^①

佩弦虽贵为一代文学名家，但其苦累的人生经历又有多少人知道？佩弦的苦和累，主要体现在经济拮据、身患重病和工作压力大等方面。

佩弦的祖上本比较富裕。他祖籍浙江绍兴，原姓余。高祖余月笙在扬州做官，住在甘泉衙门楼上。因酒后坠楼身亡，夫人跟着跳楼殉夫，留下遗孤余子擎，由山阴同乡朱氏收养，遂改姓朱，娶当地首富乔氏之女，生个儿子取名则余，字菊坡。“则余”即不忘“余”之本姓。他就是佩弦的祖父，曾做到海州府承审官。父亲朱鸿钧曾做到高邮州邵伯镇盐税官。所以家里基本是不愁吃、不愁穿，居住的条件也很好。佩弦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说：“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佩弦也有机会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

但是好景不长，到辛亥革命后，原满清扬州镇守使徐宝山在扬州城里军政分府，自任司令。他专找旧日满清政府的官员，以逮捕和杀头作要挟进行敲诈。佩弦的祖父做了一辈子的官，又不肯随便乱花钱，所以到退休时，攒下一笔不小的积蓄；父亲已从邵伯镇盐税官改任宝应厘捐局长，这又是一个时人认为的“肥差”，于是徐宝山找到朱家，以“协饷”为名勒索钱财。祖父为了家人的安全，也为了自己的“老面子”，不得不捐出自己的大半财产。但他终因心力交瘁，不堪勒索而辞世。经此变故，朱家家道由此中落。

家庭经济的每况愈下不但影响了佩弦的学业，也影响了他的婚姻及以后的

^① 任钧，《你终于倒下了——痛悼佩弦先生》。